



黄河岸边的老陶窑

□羽青

在晋南黄河边有一个小村落，名叫“陶家沟”。村子不大，百来户人家，依山傍水，世代以烧陶为生。村头有一座老陶窑，砖石斑驳，烟囱早已塌了一半，却仍像一位沉默的老人，守望着滚滚黄河。

朋友第一次走进这座窑，是十岁那年，随父亲去探望他的表叔——村里最后一位还在坚持烧陶的手艺人，人称“老陶”。

那天阳光斜斜地洒进窑口，窑壁上还留着未清理干净的灰烬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火交织的气息。老陶蹲在窑门前，手里握着一团湿润的黄泥，轻轻揉捏着，眼神专注得像是在雕琢一件珍宝。

“这是黄河土。”他抬头对朋友说。“从河滩挖来的，掺了点沙，烧出来的陶才结实。”

朋友问他：“现在谁还用陶罐？不都改用塑料桶了吗？”

老陶笑了，笑得有些苦涩：“你是城里孩子，不懂。陶，是有魂的。”

那时朋友不懂，但知道这片土地上的故事，就藏在这座窑里，也藏在老陶的皱纹里。

陶家沟烧陶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明代。据说当时有位姓陶的工匠，从河南逃荒至此，发现这里的黄土黏性极强，适合制陶，便在此定居，开窑传艺，从此有了“陶家沟”之名。

老陶的爷爷曾是远近闻名的“陶把式”，能凭手感判断泥土的干湿度，闭着眼睛也能拉出一只圆润无瑕的陶罐。他做的陶瓮，盛米三年不生虫；他烧的酒坛，密封十年不变味。

“那时候，黄河边的码头热闹得很。”老陶回忆道，“我们的陶器运往山西、陕西、河南，甚至到了天津卫。”

可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，陶瓷厂兴起，手工陶逐渐被机器压制的陶器取代。年轻人不愿学这门手艺，老陶成了村里最后一个坚守者。

朋友问：“您为什么还要做下去？没人买，也没人学。”

老陶低头修整手中的陶坯，轻声说：“因为这是我爹教我的，也是我爷爷传下来的。断在我手里，对不起祖宗。”

2015年之后，越来越重视非遗保护。陶家沟的陶艺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老陶也被评为“代表性传承人”。消息传来那天，村里放了鞭炮，老陶却坐在窑前抽了一整天的旱烟。他说：“这是‘抢救’。”文化局派人来拍纪录片，有人来采访，还有学生来做田野调查。

老陶苦笑：“大家喜欢听我讲过去多辉煌，却不知我现在多艰难。”他尝试过收徒，

可年轻人来了三天就走了。

“太慢了，赚不到钱。”一个小伙子说。老陶无奈，只能继续一个人守着那座窑，日复一日地和泥、拉坯、晾晒、装窑、点火。

真正改变这一切的，是一场暴雨后的清晨。那天早上，黄河水涨了，冲毁了通往外界的一段土路。村民被困在村中，手机信号也断了。正当大家焦急时，一群背包客出现在村口。他们是来自北京的一群文创设计师，原计划沿黄河采风，因暴雨绕路误入陶家沟。

他们看到老陶正在修补一只破陶壶，好奇地凑过来问：“这是什么工艺？”老陶一边修一边解释：“这是古法补陶术，用黄泥加糯米浆调和，补完后烧一遍，就跟新的一样。”

设计师们听得入神，纷纷拍照、记录，还现场下单订了几件作品。

“我们想把这些陶器带回去，作为‘中国记忆’系列的一部分展出。”领队说。

“它们不只是容器，更是一种文化的温度。”那一刻，老陶眼圈红了。

几天后，雨停了，路通了，这群设计师也离开了。但他们留下了一个承诺：“我们会回来，带着订单和希望。”

三个月后，设计师团队真的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位投资人。他们与村委会合作，成立“陶家沟传统陶艺工坊”，并注册了品牌。产品主打手工定制、文化体验与旅游结合。

年轻人开始陆续回到村里，有的学习拉坯，有的负责包装设计，还有的直播烧陶过程。老陶成了总指导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却笑得像个孩子。

“没想到啊，我这辈子还能看着窑火重新旺起来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陶家沟的陶器不仅销往全国各地，还出口到日本、韩国和东南亚。每一件作品背后，都有一个关于黄河的故事，关于祖辈的记忆，关于泥土与火的对话。

岁月经年，沃土依旧。2024年春天，朋友又一次来到陶家沟。老陶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头发全白，背也有些驼，但他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窑前。

“你闻，这味道还是当年的味道。”他吸了口气，笑着对朋友说。朋友点点头，仿佛看见了那个十岁的小孩，第一次站在窑门口，听老陶讲黄河的故事。

黄河奔流不息，它塑造了这片土地，也滋养了无数代人。陶家沟的故事，不只是一个村庄的复兴，更是黄河文化在新时代中的重生。那些曾经被认为“落后”的技艺，如今正以新的方式，焕发出古老的生命力。正如老陶所说：“只要窑火不灭，黄河就不会忘记我们。”
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广东省作协会员）



主办单位：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承办单位：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征文投稿邮箱：
qlwbfnjzg@qq.com

□杜梦菲

万里黄河，裹挟着上游高原的泥沙，奔涌不息，最终在东营这片土地上，冲积出一片广袤而独特的金滩。这里，黄河的浊浪与渤海的咸潮相拥，现代渔业的蓬勃生机与古老黄河文明的深沉根系奇妙地交织相融，共同奏响了一曲河海交汇的独特乐章，吟唱着岁月的故事与时代的变迁，也谱写着咸淡水交织的生态奇迹。

天还没亮透，金泥湾已经悄悄忙活起来。“以前养鱼看天吃饭，现在靠技术当家。”这里的水产养殖户声音里带着些许回忆，“十年前可不是这样。那时候池塘是‘死水’，夏天一闷就泛着腥臭味，虾苗成片死，一年忙到头能保本就谢天谢地。”这循环流转的水，就像黄河伸来的毛细血管，让金泥湾的渔业扎下了可持续的根。在这片广阔的“泥湾子”里，就藏着当地居民的致富密码。南美白对虾像银线似的在养殖池水里穿梭，刚投下的虾苗碎银般闪闪烁烁。看似不起眼的墙角处，尾水处理系统正默默运转，驯化过的菌群像不知疲倦的清洁工，把水体滤得干干净净。连片的养殖池水面反射着碎金似的光——那是技术扎下的根，正结出沉甸甸的希望。

滩涂上的热闹，总比养殖车间里更鲜活。潮水刚退，泥滩像块刚掀开的巨大绒布，赶海的人已星星点点散在上面。金泥湾特有的拖拉机摆渡车“突突”地往前跑，载着拎小桶的游客驶向潮水刚退的泥滩。脚刚沾泥，铲子一翻，白蛤、文蛤就从湿凉的泥沙里冒出来，惊得人直拍手。一脚下去，有时还会有夹脚的螃蟹引得人咋咋呼呼。不远处，白发老人蹲在孙子旁边，手里的柳条篓晃悠悠的。“你太爷爷那会儿，就用这篓子在黄河边捞鱼，一家老小全靠它。”老人从篓里拿起一个文蛤教孩子辨认，篓子的模样，竟和博物馆里的老渔具一个样——原来黄河边的营生，早把根扎进了时光里。

日头往西斜时，湿地披上了一层暖融融的光。远处的风力发电机转着大叶片，影子在地上慢慢挪，划出一道道弧线。海洋生态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里此时正热闹，馆里精心陈列的1200多件海洋生物标本和模型把游客圈了个严实。作为东营市内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丰富的海洋环保研学基地，这里的每一个玻璃展柜都仿佛凝固了时光，每一件展品都在讲述这片湿地如何在河海拉扯间，养出了这么多鲜活的生命。这些无声的“时光使者”，引得孩子们好奇地围拢，透过这个窗口了解、感知、学习、探索这片蔚蓝世界。驻足其间，不禁令人感慨：千百年来，黄河口先民积累下的渔业智慧跨越漫长岁月，却依旧闪烁着不灭的光芒。

当夕阳的余晖将辽阔的滩涂染成一片醉人的酡红，大地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现代“千里江山图”。暮色渐浓时，潮沙音乐节的灯光亮了起来，金泥湾的热闹也在此刻达到高潮。渔民歌手抱着吉他走上舞台，骨节粗大的手指扫过琴弦。他嗓音浑厚，将祖辈口耳相传的黄河夯号娓娓唱来。那调子又野又亲，像浪头拍着泥滩，让听者情不自禁地随之摇摆、哼唱，沉醉在这片土地孕育出的独特黄河文化氛围之中。弦歌未歇，文明的脉搏在此刻同频共振。

如水的月光静静流淌在金泥湾的海面上，泛起粼粼碎银。远处，工厂化养殖车间的灯还亮着，如同镶嵌在夜幕中的明珠，映照着产业发展的坚实步伐。

湿润的海风轻拂面颊，裹挟着大海特有的咸鲜气息，与远方黄河低沉的涛声交织缠绕，在无垠的夜空下共鸣。金泥湾的歌，原是这样唱的——既有拖拉机的突突声，也有老篓子的晃悠声；既有循环水的哗哗响，也有夯号的吆喝声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河与海在这里抱得紧，古与今在这里走得近，这曲长歌，还得接着往远了唱呢。

金泥湾的河海弦歌